鄖溪集卷十

口宣

宋 鄭獬 撰

白溝驛撫問大遼賀同天節人使及賜御筵口宣

有勑卿等恭修禮聘來慶誕辰適臨封館之初載錫賓筵之盛兼申慰諭并示眷慈

都亭驛賜大遼人使賀正畢御筵口宣

有勅卿等寶鄰修聘文陛會元顧還玉以成儀俾加邊
而錫燕體茲至意諒洽多歡

瀛州賜大遼人使却回御筵口宣

有勅卿等鄰歡畢講使傳旋歸已次上開將逾晝壤宜
頒嘉燕庸慰遐征

賜大遼賀同天節人賜入驛御筵口宣

有勅卿等肅將鄰聘來慶誕辰已祇見於王庭宜宣慈
於賓席庶臻樂衎庸示賜卷懷

賜大遼賀同天節人使回北京御筵口宣

有勅卿等旋軫鄰邦鮮鞍留府屬炎風之侵鬱涉長道
以良勤宜錫燕私用申寵眷

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入見訖歸驛御筵口宣

有勅卿等肇履歲元來修鄰聘已奉造庭之對適居授
館之安宜賜燕私用符眹卷

賜人使朝辭歸驛御筵口宣

有勅卿等展幣成儀旋車復命方違顏於震極爰申眄

於賓筵宜用拜嘉副茲將意

賜人使回至瀛州御筵口宣

有勑卿等肅馳歸馭甫望鄭封方少憩於征車宜寵頒

於燕席眷言行邁庸示均慈

北京賜大遼賀同天節人使御筵口宣

有勑卿等誕辰啟節鄭聘備儀眷言使傳之華適戒別

京之次特申燕饗庸示榮恩

班荆館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到關御筵口宣

有勑卿等恭修鄭聘來奉歲朝飭使傳以載馳俯都城

而暫舍特申燕賜庸示寵嘉

北京賜大遼賀正旦使副御筵口宣

有勑卿等巧歷推元寶鄭修聘方擁纛於北道聊稅鞅

於別都特示燕私用勤行邁

雄州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御筵燕撫問口宣

有勑卿等肅講鄭歡荐朝歲首適乘軺之及境宣折俎

以均慈燕諭詔言併申嘉矚

閤門賜宗樸告勅口宣

有勅卿宗藩所倚聖考維嘉屬天祚之丕承首皇支而惇叙已符大號宜服褒章

閤門賜起復皇伯祖允弼告勅口宣

有勅卿王庭夾輔天族儀刑茂資屏翰之忠式變苴麻之制往膺褒册祇服内朝

賜大遼賀正旦人陳春幡勝春盤等口宣

有勅卿等将命鄰邦修歡正歲適春元之肇建嘉節物以彌新彩鷁彫盤併申寵錫

雄州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却回御筵燕傳宣撫

問口宣

有勅卿等建旃來聘促轡言歸顧仁境之相望即使車之亟邁載申燕貺用表恩私

賜宗樸第二表不允斷来章批答口宣

有勅卿進褒近戚孚告大庭雖需奏之屢辭豈俞音之可輟無稽成命以欝僉言

賜皇伯祖東平郡王允弼生日禮物口宣

有勅朕熙隆邦教惇叙藩宗矧維耆哲之尊夙茂挾持之望屬茲誕日載渙醇恩俾爾壽臧以符善祝

二月一日賜宰臣曾公亮生日禮物口宣

有勅夾鐘變律甫及初交大昴淪精誕生碩哲載將蕃錫俾衍多祥期輔王家永熙天歷

賜檢校太尉兼侍中曹佾生日禮物口宣

有勅卿貴極珥貂雄兼授鉞屬林鍾之炎序啟蓬矢之嘉祥特厚賚恩以綏壽祉

賜皇伯彰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宗樸生日禮物口宣

有勅歲屬窮陰日臨下浹維靈源之發秀誕英戚以稱賢特示珍頒用申壽祝

恩州賜大遼皇太后賀正旦人使茶藥口宣

有勅卿等修睦鄰歡展儀歲聘方祈寒之增冽涉長道以良勤將輔至私宜申稱貺

賜黔州觀察使涇原路副都總管盧政赴闕茶藥口宣

有勅卿等荐膺名節還衛周廬遠冐寒威已趋圻甸特申彌賚庸示眷懷

賜盧政赴闕生科口宣

有勅卿夙駕戎軒祗趋名節載凌風露已及闕廷爰有分頒備兹牽餼勤歸之寵宜用欽承

賜永興軍韓琦茶藥口宣

有勅卿辭榮宰席總帥咸京究民政以初頒履天和而滋茂爰加珍錫兼諭至言

賜觀使留後賈逵赴闕茶藥口宣

有勅卿名從帥閫入衛王宮夙驅戎乘之嚴載冐征岐之阻特頒品劑庸示眷隆

恩州賜大遼皇太后賀同天節使副茶藥口宣

有勅卿等遠馳使傳来講鄰歡顧衝涉以在途宜便蕃而申貺珍芽靈劑併示眷懷

恩州賜大遼皇帝賀同天節使副茶藥口宣

有勑卿等恭持鄰聘来慶誕辰屬春律之載暄征塗之
彌永特申珍貺庸示殊私

撫問河北西路沿邊臣寮口宣

有勑卿等比膺朝選分幹邊陲屬年篇之戒寒飭使軺
而申問再加勤瘁庸示眷懷

撫問西京永興軍并陝西轉運司臣寮口宣

有勑卿等遵職於外服勞在公適歲紀之戒寒飭使華
而申勞永言盡瘁彌屬予懷

撫問宣徽南院使郭達口宣

有勑卿顯膺温詔出總中權屬朔琯之凝寒擁戎旃而
就道特勑馳使指爰示恩私勉爾邁征體予至意

撫問判北京臣寮口宣

有勑卿維時雋德久殿留都晏歲乘寒衆祥来輔諭言
斯及嘉矚彌深

撫問陝西安撫使韓琦已下口宣

有勅卿等夙被朝恩出膺邊寄維窮冬之紀序視吉履以協祥簡在服懷特申詔諭

撫問南京張方平口宣

有勅卿鮮紱宰庭寢苫里閈載維巨創特遣諭言副此注懷無為過毀

撫問涇原鎮戎軍路臣察口宣

有勅卿等夙膺朝委分涖邊衝服官次以良勤集春祺而增厚因茲命使諭以詔言

撫問判永興軍韓琦口宣

有勅卿毅從公鼎出拊侯藩乘春籥之布元味道腆而均粹載申勞問彌渴儀刑

撫問邠寧環慶等路臣察口宣

有勅卿等並膺朝寄分涖邊衝屬當歲律之和益茂春祺之嚮載嘉盡瘁特示諭言

雄州撫問大遼國賀同天節人使口宣

有勅卿等並講鄰歡恭趨誕節馳使軺而載遠授境舍

以惟寧特示諭言用申嘉矚

撫問判河陽富弼口宣

有勑卿鈞衡舊德屏翰元臣載乘春律之和彌集天祺
之茂時申諭問庸示倚毗

雄州撫問大遼國賀正旦人使口宣

有勑卿等甫屆歲元來修鄰聘顧遵途之方永屬涉境
之云初特示拊存用昭嘉矚

撫問判大名府韓琦口宣

有勑卿宰府元臣留都重寄司茂履陽春之季諒綏吉祿
之蕃特示拊存用昭眷倚

賜判汝州富弼赴闕詔口宣

有勑卿國之耆雋朕所倚毗宜觧綬於近藩亟騰裝於
便道特馳名節日佇朝儀

閤門賜岐王顯加恩告勑口宣

有勑陪獻郊宮協成嚴祀均釐屏翰首被褒恩孚號維
行宜拜而受

賜景靈宮使曹佾加恩告勅口宣

有勅禮成大報恩洽外親密露至誠懇辭嘉命顧渙恩之已及豈私請之能從

賜新除宰臣富弼辭恩命不允批答口宣

有勅朕稽於衆論斷自深衷必圖任於老成可倚成於大政毋煩懇避往拜恩章

賜富弼斷来章批答口宣

有勅卿奮績三朝更柄二府顧孰踰於舊老宜入冠於中階無狥謙辭以稽羣望

賜使相宗樸辭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口宣

有勅肆朕繼文若時均澤維戚藩之尊屬祇宰席之褒章無執撝謙即宜祇踐

賜大遼賀正旦人使銀鈔鑼唾盂子錦被褥等

口宣

有勅卿等建旃来聘適慶於元正授館甫寧宜推於珍

賜用昭嘉矚至可欽承

賜大遼賀同天節人使生餼口宣

有勅卿等秉軺荐至授館甫安眷言跋履之勞爰備餼牽之錫即宜欽受以副眷懷

賜文武臣寮并大遼賀同天節人使錫慶院御宴口宣

有勅卿等奉觴稱壽載逢誕月之祥酌醴御賓宜錫霑雲之宴均茲衍樂示我寵懷

賜大遼賀同天節人使鈔鑼唾盂子被褥等口宣

有勅卿等協講鄰歡恭循使範適餼鞍而暫息顧授館以初寧爰示賚頒庶資服用

宣

呂翰林學士王安石入院口宣

有勅卿賢具素優德名絶出行潔而才茂學深而志通嘗奮高文入司雅誥適佩符於藩府宜促駕於鋒車吏數宜禁林發潤天藻攄忠嘉之閎論補袞勿之沈謀副我虛懷服茲優類今差某官召卿入院充學士

賜宰臣以下錫慶院罷散同天節道場酒果口
宣
有勅卿等共傾精懇肅設淨筵慶甲觀之誕祥獻華封
之壽祝醇醪甘實宜示燕私
賜宰臣以下大相國寺散同天節道場香合口
宣
有勅卿等以朱明啟序誕慶標辰虔依妙覺之慈共祝
延洪之算載嘉忠悃宜示分頒
班荆館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到闕酒果口宣
有勅卿等講修歡聘涉冒寒威適秘駕於都城宜肆筵
於侯館醇醪珍實併示寵頒
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内中酒果口宣
有勅卿等夙馳使傳繼講鄰歡方朔吹之届寒宜醇醪
之寵錫副之珍實併示降恩
同天節錫慶院宴賜文武臣寮并人使酒果口

有勅王虹紀節湛露均歡有溢爵之芳醪有加邁之甘實并為珍賜用示渥恩

賜大遼賀同天節人使内中酒果口宣

有勅卿等旅朝丹陛恭薦壽觴顧嘉事之甫成講兩儀而用享珍苞良醞併示寵頒

就驛賜大遼人使朝辭後酒果口宣

有勅卿等建旆来聘展幣甫成旋軫于歸遵途玆始載錫珍醇之品用申優渥之恩

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却回班荆館酒果口宣

有勅卿等修歡甫畢復命載歸飭使傳以遵途俯都門而留燕清壺甘實爰示寵頒

就驛賜人使射弓例物口宣

有勅鄰聘荐修使華增美方屬夏國之制猶存賓射之儀特賜恩頒用申寵待

賜富弼轉官對衣鞍轡馬口宣

有勅卿懇辭袞鉞復奠藩垣適開揆路之榮宜享康候

之錫內閑良驥上褚兼衣特遣使華往申君賜
賜宗樸生日禮物口宣
有勑卿內朝之雋近戚維尊屬朔琯之窮陰誕靈源而
毓秀特優珍貺以祝壽祺
表
英宗皇帝大祥永厚陵奏告表
四氣回薄忽如過隙創鉅未已奄及首除馳心神闕攄
咽奚勝

河北地震奏告表
五行大經沴而為震咎在匪德茲民何辜殫歲驚虞靡
獲寧處惟神聰直庇祐一方載遣使軺恭造靈館冀蒙
涓伏憫茲淪胥延首馳心遲聞善應

陰迫陽伏地乃震搖跨河以北迄今不寧咎匪自他發
孚佑以獲靜安隱惻於懷曷勝懇禱
於渺德俾茲黎庶日虞陷竄敢祓齋誠仰干神造冀蒙

宣祖永安陵太祖永昌陵等處帝后為改年奏

告表

度遵遺訓紹履真圖稽叅五始之文叙建一元之法誕
茲鴻號表以初年載擇穀辰敢忘祇告

英宗皇帝小祥奏告永厚陵表

欽承遺業貌然在疚起居出入思見慈顏日月駸馳俄
及祥練泣望神寢哀哽奚勝

同前內中奏告表

白雲在望何處攀龍落景不留忽如奔駟改練冠而遵
變傪玉座以含哀恭惟尊謚皇帝駿命溥將休光淳烈
世傳禹跡之異人畏軒丘之威屬祥祭之来承推孤心
而永慕

同天節內中奏告真宗仁宗英宗皇帝表

赤煒首序炎律應期辰推上浹之蕃支錫岡陵之茂祉祇承
惟三后對越上靈綿瓜瓞之辰適紀長嬴之序惟在天
寶系度奉珍圖載臨震夙之靈德流奕世之休光饗此治安實由燕翼

永昭陵二月旦表

氣肖於卯日躔在奎驚蟄濡露以變辰感堅氷而入薦恭惟尊謚皇帝休功奕世大業格天皇威不泯於軒臺盛德空傳於舜樂阻趨晨闕增極孝思

南郊禮畢奏謝諸陵帝后表

躬執籩豆祇見上帝嘉薦翼翼熙事告成神靈顧饗膺祉如浹實賴先烈畢茲禋祀

東嶽帝生日奏告會聖宮三清玉皇聖祖九曜

嶽帝佑聖真君表

岱嶽炳靈魯邦作鎮司春元而毓物竦震以極天適膺載誕之期敢致潔誠之告即臨珍館肅展齋儀仰祈隆鑒之靈來集龐洪之祉永延宗祐庇此羣生

年節上永安陵等處諸皇帝表

維帝出震以王次春屬雲陛以朝元瞻神軒而阻謁恭惟尊謚皇帝功包太極治洽鬼方越靈德以在天震休光而奕世述懷丕烈殫劇時思

同前諸后表

三陽作歲萬寶萌春茂臨初吉之辰阻奉上丁之謁恭
惟尊謚皇后克門益聖軒曜儲祥咏美化以攸存望徽
音而已遠履端伊始結慕彌深

年節上南京鴻慶宮等處諸帝表

攝提建歲太簇統元允屬履端聿懷追孝恭惟尊謚皇
帝克仁未遠禹跡空存地經清蹕之遊世奉靈宮之薦
靡遑躬謁倍積遐思

冬節上永安陵等處諸后表

象見珠躔氣萌玉琯覽初交之來復仰慈範以如存恭
薦以空陳進牘馳誠彌增怵惕

同前諸帝表

斗移子位日御巽維對越上靈永懷聖烈恭惟謚號皇
帝澤漸萬世威存百年厭黃屋之深居從白雲而遠駕
徒瞻神闕增積孝思

冬節上南京鴻慶宮等處諸帝表

晷長南表氣動黃宮方協序於九天益追懷於祖武恭惟謚號皇帝享隆駿命燕翼大猷冀真馭以少留敞靈宮而如在與時茂對結慕增深

皇帝南郊禮畢謝皇太后表

臣某言恭嗣寶圖首嚴大事即高丘而展采遹慈幄以增懷奠玉巳燔回鑾在駕顧協成於祀典實仰賴於母儀內竭深衷曷勝忭賀

楚國保寧安德夫人景氏等賀南郊禮畢表

執籩豆以薦嘉肇成嵓祀罄舟車而兼覆均浹歡心屬我休辰載敷縟典恭惟皇帝陛下事親以孝移忠之教行治民以仁好恕之風洽惟上穹之對越適大報以告成靈禧簡簡以下孚精意顯顯而上格龐恩霈霽羣動歡呼臣妾等仰荅嚴宸久叅內掖竊觀熙事彌忭丹衷

左右直御侍刑氏等賀南郊禮畢表

郊丘昭報適觀聖饗之能海寓均歡並荷神禧之被

茲內掖彌浹柔惊恭惟皇帝陛下如日繼明體天行健法宮親事已諧萬國之雍和吉土就陽載洽三靈之眷祐至誠孚格縟禮備成臣妾等叅列禁庭親逢聖旦欣愉允切鼓舞奚勝

請皇帝聽政第一表

上穹降禍大行皇帝奄棄萬國天覆地載罔不攀號中謝恭惟皇帝陛下長發其祥敷聞在下遂奉綴衣之遺訓以傳神器之至公羣元有歸大業斯定惟是庶政未親省覽凡百在公無所禀承中外羣心不勝傾望冀上顧宗廟之重少節哀疚之情從順變之禮文行先朝之故事勉臨聽斷以慰通遐

請皇帝聽政第二表

嘗露封章懇祈臨政未蒙俞可彌負兢惶中謝恭惟大行皇帝昭示至公深惟大本惟神器之至重得聖子以能傳四海於是有歸萬化所以無曠天下顒顒而想望號令羣臣懇懇而思見威儀而陛下泣血特深銜哀過

毀徇禮文之常制廢庶務之大經凡在事機未垂聽鑒伏望上遵遺訓俯順羣情屈孺慕之至懷為生靈之盛福時臨便殿躬攬大權庶使朝廷皆有矜式

請皇帝聽政第三表

臣等屢貢血誠冀回天聽羣心傾望未賜允俞竊以為民立君庶政不可久曠以日易月後王所以制宜雖哀慕之無窮豈聽覽之遂廢滯務積而不發大號鬱而未宣羣臣惶惑無以禀命而況大行在殯山陵未修凡百事機動關奏請必資宸斷方敢奉行伏望皇帝陛下遠稽故事近奉遺音以列聖之基業為懷以先皇之付託為重俯從大計少屈孝思躬攬權綱以御天下臣等叨榮在安列義所不安銜泣叙言期於得請

賀明堂禮畢表

三星居火角之次載考於乾圖五帝列太微之庭並隆於國祀罄精衷而贊見極厚禮以告成清風翔而羣靈回叶氣流而嘉福應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纘興聖緒躬

履災符祇栗著事天之誠明發懷思親之感詔季秋而
錯事即衢室而告虔並斥繁儀咸資故實蓋聖人為能
以享帝必盡乎至誠惟嚴父莫大於配天用追乎來孝
嘉幣升而既奠純犧奉以告牲禮容雜乎天光恭意見
乎玉色茲實希闊之典屬我昌明之朝中外蒙休人神
胥悅臣等備觀熙事獲庶攸司傳清蹕以言還望赤墀
而增忭

賀皇太后立皇后表

作嬪京室將嗣於徽音恭事慈闈庶成於孝養詔言所
被民頌交騰中賀恭惟皇太后殿下坤道靜專母儀光
大早茂降嬀之德遂成冀夏之功佐佑皇猷發揮鉅典
念瑤齊之曠祀舉寶册之隆文治必自家盖有太任之
成法化行於國將復周南之正風臣等備列明庭欽聞
嘉命忻愉之極忭蹈攸深

賀皇帝立皇后表

芝函發詔蘭殿圖儀形治國之高風尊儷天之懿德儿

居履蹈罔不歡愉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寶歷在躬至仁撫世武繼文而受命舜協帝以重華思格治平實資內輔乃詳求於鉅典俾刊著於嶽章玉璽燦乎瑞文金車貴乎法從肇衣進受永承宗廟之祠麟趾来游行應關雎之化臣等恪居朝次側聽皇猷觀慶禮之將行溢羣心而交忭

賀尊皇太后表

誕告天庭聿遵於先訓奉榮長樂增大於鴻名舟車所通罔不相屬中賀恭惟皇帝陛下仁如天覆聖與日躋適當纂業之初彌切顯親之志首圖懿號躬上慈闈即深詒於有司俾叅求於故實差擇元辰之吉鋪宣寶册之文行展盛儀用昭前烈聖人至德軌加孝治之風天下羣心得奉母儀之訓臣等猥緣盛際獲綴通班方側聽於制音竚諫觀於典禮欣榮踊躍倍萬常鈞

欽定四庫全書

鄖溪集卷十一

表

賀冬表

宋　鄭獬　撰

律次黃鍾日躔南極尊一王之履至舉萬國以来同亞於歲朝著在甲令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陶成庶類照知四方推神筴以授時奉天元而御統觀陽氣之升則以進賢者之類鑒陰爻之剥則以斥小人之羣庶求大端

用資明德臣等叨榮表位趨慶大庭適及嘉辰共期善祝

賀正表

臣某言伏以春重三朝尊明辟履端之始禮嚴元會諸侯受計之初品物達新萬邦獻祉臣誠歡誠抃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緝熙民極惠迪天元福與衆均慶光華日月之旦物游澤茂萃清明玉燭之祥大業延洪懽誠同向臣限以守麾遐土引領中宸瞻雲闕之觚稜遠虎鸞之輦挹徒深頌祝莫極傾馳

天慶節謝內中露香表

炎精御歷大帝錫符孚嘉號以紀辰協靈文而瑞世幾及沖眇敢怠欽承惟是羣生悉歸洪造燎好香而升臚祝羙貺以來膺

天祺節謝內中露香表

珍符薦瑞佳節紀辰恭祓精衷密升寶炷叢霄在望靈鑒可期與錫茂祥以昌皇祚

同天節內中露香表

膺顧上靈繼明大統屬長嬴之首月紀震夙之嘉辰洽此億寧實繇右序庶格緝熙之福丕承桓撥之期

冬節內中露香表

天元統紀神筴告符維上帝之佑民執大鈞而播物恭燃寶炷密薦精衷凡在羣靈悉蒙嘉福

年節內中露香表

玉儀改度寶典推元茂履之朝揔綏四極恭燎寶薰之薦式孚丹欵之衷圓極炳靈函生隤祉

中書賀壽星見表

乾歷紀元適開於景祚星符見象爰示於嘉祥中外具瞻遐邇均慶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躬膺寶籙祗遹先猷大孝通乎神明至誠格乎天地上帝申錫瑞物薦臻燦若休光發乎景緯出離方而動色俯南極以騰精孝以經躔不失仲春之夕見言其驗証葢符人主之壽昌臣等備位宰司獲觀靈貺將延洪於睿算彌聳躍於丹悰

又樞密院賀壽星見表

玉琯分秋珠躔見象對拱北辰之遠迴臨西位之高馮相發占靈基紀瑞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繼明如日至意通神衍協氣以旁流總美祥而翕受燦然靈貺發於乾文昏曉互推獨驗一星之次天人合應茲為萬壽之符臣等誤列近司獲逢熙旦將益無期之算彌增交忭之誠

賀皇太后表

體包坤順道配天元絶外舍之私恩服中宮之儉德輔佐先帝夙聞陰教之修保護聖躬益著母儀之愛

請建壽聖節表

樞星炳耀華流渚祥蓋神靈之告期茲帝王之應運是為慶節適在聖時蔚有舊章敢申虔請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授堯歷數邁舜聰明踐祚云初庶務茲始惟發春之首月實誕聖之佳辰遠夷奉琛以來庭華封交手而獻祝將昭嘉會宜紀鴻名臣等不勝大慶請以正月三

日為壽聖節舉體道之徽稱演後天之遐算庶使需雲報燕罄四海之驩心北斗浮觴上萬年之眉壽

集禧觀鴻福殿祈雪道場表

地媪不密壯陽泄温民癘愆和農疇匱澤求愆謝咎徧走羣祠加精致誠未昭美證載循禬法祇絜齋場震發靈休應幾嘉應飛霙灑潤延首以需

集禧觀洪福殿開啟宰鵝祈雨道場表

薰風首序甘澤愆期慮嘉種之將蕪結老農之浩歎載臨靖館肅設清場陳舒雁以封牲象神龍而作繪冀零嘉霔竚應虔誠恐懼側身庶消咎證

知杭州謝到任表

剡章初上願乘一障以衛藩疏寵過優更奠三吳而出牧擁連檣之華艦戲綵服於親闈不失家居俄臨治境磅礴湖山之秀繁華郛郭之雄已見吏民甫宣威德中謝伏念臣踈愚自信朴陋無堪厲鎩羽於鸞鵠之羣託危根於芝蘭之圃動多得咎誰肯為容苟非科級之使

然安得仕宦之至此惟陛下廓無私之鑒知臣孤立而無朋惟陛下推不報之恩俾臣偷安而久處日慶蹇薄恐負奬提方衆賢引類以並升宜拙者懷慙而遠去重以食口之衆窘於京華之居遽懇冒聞俞音報可改經之名部實毋氏之故鄉井舍猶存松楸未改旨甘易具豈惟啜菽以承歡親戚至前時得稱觴而上壽此人子之所樂亦當世之至榮不料便安出於意望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包覆載知燭幽深在蠢魚則未嘗有洄澤之傷在草木則未嘗有童山之暴況朝紳之舊列恭聆苑以叨榮曲沛天慈俯從人欲付之都府寵以帥權散不益勵初心勤求善治詔條具在唯當承命以恭行訟牒雖繁亦無清心而少息緩以歲月之久效此涓塵之勞仰副清衷少酬鴻造

謝翰林學士表

天光下燭帝語親聆恩不他歸命由上出孤生得路榮

遇最多臣某中謝竊以翰苑華儒林劇選詎獨玩其
詞藻蓋欲觀其器能謀足以破天下之疑文足以啟天
下之動茲為內相乃無間言伏念溝瞀無能聲牙少
合結髮而知事主登朝絶不因人在仁祖時初自諸生
擢在羣豪之首於英考世還從右史次居西掖之嚴將
卜兆於先疇遂佩符於南國松阡未列芝檢促還惟慚
補報之未能敢以遲晚之為嘆寒蓼有意獨傾向日之
心頑塡何知不入大鈞之手蘭無人而自秀鶴在陰而
必聞不圖陛下知其至意察其寡援面加奬借力賜悦
携隆蓬俄奮於九霄寒焰立增於萬丈遽承詔節入直
禁林驛騎驟來榮生里巷綵衣拜慶喜動親閭華組馭
乎名駒潭金炫乎寶帶愧已深而汗浹感至極以涕零
伏惟皇帝陛下獨持帝王之大權復見祖宗之雄斷號
令四發耳目一新日月不開則及遠雷霆不發發則
驚人咨棟梁以柬求兼椽櫨之采拾敢不益殫忠蓋少
效涓埃義有可為必思於圖報死如得所敢憚於捐生

謝知制誥表

西掖代言儒生榮遇猥蒙庠擢震懼惟深中謝竊以皇帝陛下繼丕天之業方發政之初縉紳延頸以希采擢內自朝廷外及林藪金馬石渠之羣秀飯牛版築之遺彥奮袂相趨聳冠相屬思欲入侍太徽之座日負西省之闈奮其鴻筆攄其嘉論以快一時之遇而取不次之賞以駭四海之望而成非常之績者顯顯於下曾不得吐其憤懣而少贍斧喔之末光乃用常格首及陋愚塞賢豪之來徑招衆口之沸言黑白倒置士不諫勸殆非陛下考核名實以新庶政之意然臣在先帝時誤以文墨擢之上第漸列儒館遂直螭階適會缺員例當次補而陛下順守累聖人成憲仰遵先帝之餘烈謂後來之薪既以居上而下體之風不忍棄遺特發明詔俾掌綸綍生育成就恩踰天地惟當晝夜以報洪私

謝賜對衣鞍轡馬表

主恩何厚雖私在笥之衣臣德未昭復辱康侯之馬惟

寵榮之曲被顧驚靦之彌增竊以詞苑宏開洛閒盛呂寶冠通察之選爰須超世之英如臣匪才敢此非望詔寶衣於內府頒駿產於天閑爛若寵光合茲蕃錫雖衮器與名非假人之物而負且乘乃致寇之資永惟濡翼晃而下存采救之舊文在繁纓以朝有丘明之致謝蓋之義徒切刻肌之感

謝賜飛白書表

寶軸初傳雲章交燭驟若奎鈎之見象忽如綠字之成圖賜自明廷榮增鄰屋中謝恭惟尊號皇帝陛下精探聖奧欽述先猷啟秘府以宏開詔羣工而肆閱因飛賢墨縱落輕綃觀聖作以駭驚得絢神蹤而妙絶龍騰鳳躍自成王者之書雲布星陳兼得諸家之體猥煩使指將貺陋居既捧拜以增光敢秘藏而為永

代漕臣賀收復表

虎士膺揚屈人於不戰羌戎鳥竄交臂而來臣遐荒震驚凶國交慶蠢爾吐蕃之種世為西夏之雄螳怒當前

鴟張弗茹豢成封豕之惡久逃京觀之誅迨茲舜德之誕敷始效茁頑而來格連雲積野千里桑麻被疑遺黎一日冠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淵泉溥博聖武布昭莫敢不來繼湯孫之遺緒無思不服庶文考之休聲臣四被明恩謬持使節悵捧觴之無路徒向日以傾葵盡復故封行謝玉關之質告成清廟儻閒天馬之歌

秦疏

請聽政納言疏

伏見陛下初即位四方傳聞以謂陛下聰明英斷同符太祖也有志之士莫不投袂歎息傾望陛下之風采然自授政以來號令所發蹈常習故不聞赫然有以鼓動天下者始以聖躬微疾猶足以為辭玉膳既復尚恭默而不言者實未知所諭將以陰拱自晦徐觀天下之動而后出而制之耶則於此殆將周歲萬幾之變概可見已將以慕商宗之節思得聖人而后用以為政耶傅說何可數有哉果無之則遂一世而不言耶將以左右群

制動有畏憚而不敢明為之耶則二府大臣與禁庭侍從皆足以寄腹心又何疑而不與之謀耶是三者皆非所以為術也非帝王南面聽斷之大權也先皇帝時純用仁德以涵育萬物及其久也葢有偽而不舉者矣夫仁主愛義主斷猶春之為生而秋之為殺也生而不殺則萬物潰爛而不成其如歲功何陛下承先皇之仁愛宜用義斷以整齊天下所謂義斷者主柄也今夫唯唯而不斷可否決於輔臣則主柄屈而不尊如輔臣朴忠不敢亂大法而為陛下奉行條例止可閱日月而已一旦有卼䠞誰可横身而為陛下當大事者乎萬一奸人朋比參厠於其間則天下之大勢去矣陛下眡今日為治耶亂耶必以為亂則邉兵不試境内無跋扈強臣孰謂之亂必以為治則威令寢消大綱觧而不緝孰謂之治是治與亂正在陛下留意之秋也右顧則為治左視則為亂葢陛下一舉首而天下之勢分矣陛下何不日求者賢與之國議今所與共大政者不過七八輔臣則

所聞所見盡於此而已矣烏能窮天下之聰明哉古者謀及卿士清問下民詢於芻蕘於是羣言集而治道成乃欲以七八輔臣之言而望大治豈不爲濶畧哉臣願陛下特詔天下許盡所言有可採者與之召對至於臣下進見少賜數刻之景訪以得失虛意以求之精察以審之明斷以行之庶幾天下之勢將亂而復治矣如其優游泯默日復一日有志之士鮮體而去士望去則民從而去陛下尚欲恃四海之衆而保萬世之安乎臣實不勝愚者之慮

請罷河北夫役疏

臣竊聞河北繕城塹儲粟葺以支北寇諸郡奔走怵惕以從事至有卽臣躬督役夫以穿濠池殊可怪笑北寇雖夷狄其舉動亦顧曲直今無釁隙何緣遽有南牧之計比者黥兩地稅戶手背茲雖事生亦未爲踰盟之大失臣素知幽燕間鄉民皆黥之非顓以爲兵也無屯兵營火伍粮糗器甲之制惟將近漢使歲役之三月又其

黜之者似聞非北主意乃其酋豪妄為之既已黜之則可移文訊其所以然彼如自屈則宜約以不可再補苟能聽我則又何求議者或為敵乘我與西羌有嫌欲用此為羈制此亦非也其聲勢不足以為羈制耳西羌之嫌奚與於彼必未能棄六十年聘好而為弱羌絕盟其利害固可較也今不計其虛實而想像乎沙磧萬里之外風搖草動則以為朔騎已挾弓而羣至矣於是繕城郭儲粟藁奚其易動哉河北歲連旱既動力役則不免饑率於民是未見敵人之一迹而先已自擾其民因虛聲而受實弊是豈為靜勝者耶而必使敵人真入寇我逐不戰而獨城守乎攻城者非敵人之長且將自驅而南則奈何乎廟堂之上哉日者廣州妄奏交趾之入而遽為之易帥調兵以驚動南方之民今又無故而倣河北無他將帥不擇兵衆不練財力不充直出於畏怯而已亦何足以明方畧之成敗乎凡欲乞陛下密下河北勿令修繕務在安養其民如平時而已則我中國之特重

不為夷狄所窺亦可以有成算矣

論种諤擅入西界疏

臣伏見十月二十四日召兩府大臣入議外言切皆傳种諤已提兵入據綏州橫山豪酋絜族内附審如是豈朝廷之福耶聚謀累日策將安出事雖隱秘不漏針芒然趣賈逵竇舜卿就道以母沆為轉運使發京師兵及銀數十萬兩倍芻餉出錦袍銀帶賜降者觀此則殆將兩持首尾未有決然判安危之至策也臣前言不可納橫山及見手詔以諒祚順向深戒邊臣無得生事臣以為信今乃知朝廷外示綏靜内包陰計茲豈帝王之大畧哉尊用變詐之士務為掩襲之謀乃戰國強暴之君所為也況陛下初履天位猶處諒闇宜念祖宗蒙成太平之業以淵靜鎮海内仁澤結民心不及慮此而過聽一二邪臣之説欲以奇幸邊功此天下盡知其不可而陛下獨以為可冒而行之聞者莫不寒心然种諤之奪綏州若不奉陛下之風指安敢一日不俟上報徑

驅數千卒直擣夏境乎不然則擅興有罪陛下何為而不行誅夫中國以信義撫四夷既約束邊臣無得生事詔墨未乾而奪其地信義俱棄其曲在我彼將嫚辭以請罪則朝廷何以報之如彼懷不順衽氈裘而犯邊我不得已而起應之則士卒雖肝腦塗地而不辭益舉天下之怨在彼也今無故而先擾之彼將率其犬羊之衆而來爭則士卒有旅拒躊躇而不行者矣益舉天下之怨在我也豈惟士卒之不樂哉府庫之空乏此四海所共患千金之費不給則必賦諸民則將見隳産壞家無父母鬻子孫以供軍期者矣萬一有奸雄之徒窺隙而乘之嘯為盜賊小則剽屋廬大則跨郡縣於此之時潰爛而不救則於社稷生靈得無有負乎事有謀小而妨大者正為此也而种諤不顧國家始末之大計乃欲以一螻蟻之命以天下為兒戲苟貪微功以邀富貴此正天下之姦賊若不誅之則無以厲其餘臣以為陛下必欲(逆)折禍亂之機牙使不為異日之悔則莫若下詔聲誚

之罪誅於塞下及薛向高遵裕楊定張穆之等皆付有司次第以治其罪然後遣一介之使持手詔還諒祚以綏州及橫山之降民遂明告以諤等生事已次第伏罪則彼又將何求於我如此則顯示中國履信之美而復收夷狄向化之心無遺鏃折戰之費而事立解矣如有言者希望猶以為不然此皆非忠臣豈敢以犬馬之餘生而保天下之事乎臣以太白經天四方地震皆為兵象竊恐兵禍起於橫山之議今見其端矣無使臣言之驗則朝廷之福也伏望陛下上觀天戒下察人事以宗廟社稷為念以四海生靈為意無令天下無罪之民為姦臣所誤今誅一姦臣而天下定其利害較然可見陛下決意行之無疑臣不勝區區之懇

論水災地震疏

臣竊見去歲自京師西南至於海隅地震皆今歲自京師而北至於朔方又大震迄今不已城郭陷入地民廬悉摧仆長河決溢灌深冀間茲豈細故哉震者陰盛而

迫於陽其發必有所肇而不為虛應考之古而驗於今
似可究其涯畧漢和帝永元二年郡國十三震說者謂
竇太后由房闥而制天下今二宮非竇氏之比則不為
宮闈發也安帝建光元年郡國三十五震或地折裂壞
城郭說者謂中常侍江京樊豐擅天子權令內省非江
京樊豐之比則不為寺人發也晉元帝太興元年震說
者謂王敦擁兵陵上哀帝興寧二年震說者謂桓溫跋
扈顓朝今大臣非王敦桓溫之比則不為孰政者發也
是數者無所當則殆將有兵禍乎光武時郡國四十二
地震而武谿蠻反晉成帝時豫州震而蘇峻亂近者仁
宗時忻代間大震而元昊不庭用此以較之則非兵而
何臣之所憂不在河北而在陝西何者河北雖被災而
戎勅所在務為存恤不令餒死於草莽則無慮矣至於
陝西則自城綏以來至今兩議不決首尾一年凡自京
師所餉縑金已費四百萬至於發卒乘器甲轉芻粮雖

出於民者尚不在此數即不知國家以四百萬繒金而與羌人爭何事耶雖得一綏州而所費如此其利害亦可槩見矣事不早決何止於此則將見國力殫於內民財屈於外怨黷並起姦人搖之其將奈何此不可不深慮也如聞羌人率其螻蟻之衆窺我境土料其裹粮為攻牧必未能久駐殆將遁矣然而數出兵而無所攻取者此所以困我彼來則我不可不應兵師既發粮芻既集彼復解而去異時則又來使我疲走為備之不暇此正墮其術內也則朝廷亦宜破其姦謀以靜自守不為之動彼無所得而退我無所失而守若是者彼來雖數而我備有餘也夫世之治久而之亂不過百年世之亂久而之治亦不過百年此大勢也本朝自藝祖平定四方已來將百年矣治亂之際正在陛下臣以為治今之難於祖宗之時何則自安史之亂至於五代之末四方之強諸侯已沒其立者皆孱子弱孫勢與數俱窮故太祖太宗一起而掃刈之若去草然易於為力也至於

真宗仁宗之初民已離兵革喜見太平故收功報成恭
拱而天下治亦甚易也今陛下非開基之日過已盛之
時萬事浸以衰弊此所以難於為力而甚於祖宗之時
也則豈得不深思遠慮講求所以致治之術乃欲以玩
夷狄取武功苟有蹉跌則遂成衰亂之勢可不慎哉如
羌人引衆而遁則陛下斷之正論早與通好涵養生靈
俾之安處則天災自息雖有震搖亦不能以勝我矣

論臣僚極言得失疏

臣伏見詔書以京師大水為沴壓溺者衆許中外臣僚極
言得失者茲實陛下側身求過思有以消復之天哀
懇懇至於魚蟲草木莫不感動況於能言者哉臣竊伏
思今陛下發詔以求忠言將欲用之耶將欲因災異舉
故事而藻飾之耶苟藻飾之則固無可議者必欲用之
則臣願陳其方臣觀前世之君因變異而求諫者甚衆
書之史册以為美事及考其實則能用其言而載於行
事者益亦鮮矣徒使後世襲蹈以為帝王之偵災異者

於此空言而足矣曷足謂之罪已修德耶今詔音一發
天下忠義之士必有極其所蘊以薦諸朝者此當有益
於治道不為妄作然而疊章累疏繁委而並集則陛下
果能環復而究覽之耶計陛下一日萬幾必未能然爾
而將欲入平時章疏事關深密者則留中不出事繫政
體者則下中書事屬兵要者則下樞密院兩府覆奏則
又下羣有司及郡邑至於無所行而后止如此則是有求
諫之名而無求諫之實與前世之為空言者等耳臣竊
竊謂陛下萬幾之繁既未能徧覽則宜選置官屬令專
掌之令之羣臣所上章疏月許兩府及近臣番休便宜
便殿賜坐與之從容條陳講貫其可者則熟究而行之
不可則罷之有疑焉則廣詢而後決之羣言行而衆事
舉此應天之實也夫下之為言甚難而上之聽者常忽
馬自非忠憤激於心則孰敢竭肝膽而冒忌諱者古之
能建立功業者未嘗不好諫也好之者務其能褒進而
招徠之也太祖太宗時言事者多被甄賞自近年來以

茲事寥闊仁宗寬仁最能容直言而不能甄賞也願陛下采羣臣之章疏如其宏謀偉論可施於當時者則召見之與之共議不惟質其言且以觀其材大者擢之以職任次者加賜金帛無取爲報罷之如此則陛下下詔求直言用某人言行某事以紬夫前世之爲空言者則有實言得言有實用且使史册書之以爲某年大水詔無令陛下詔書藏於有司復爲數幅空紙而已惟陛下斷而行之則臣不勝大願

論人材疏

臣比因賜對論及房喬杜如晦陛下問臣今世有此人否臣對以房杜者曠世無之若所見未至則安知今世無有如房杜者哉臣退思陛下思得房杜用之此唐太宗之用心也而在陛下求之至與未至耳自古帝王何嘗求異世之士而用之當大業之際富貴乎廟堂之上者天下止知有宇文述虞世基而已又孰知有房杜也則房杜者乃隋室之棄士也及太宗龍躍乎太原於是二

人者攀鱗而起左攜右挈遂定天下當是時天下瀕然始知有房杜焉則今之處幽約甘藜糝者焉知其人不及房杜者耶顧陛下網之未密搜之未至耳夫天下之士有材在已者思有為於世猶寒者之欲衣餓者之欲食其求用之心尤切於世主求賢之意而其迹無跡而至前或湮廢而不遂者可勝言哉惟有道之士以義自勝則雖老死於巖穴間無憾也至於雄傑之士則不然如其蹉跌則潛心無變幸有風埃之警遂躡而捷之故劉備之不跨馬而髀肉生見重功業哉而欲漢室之不搖豈可得乎故世主必渠渠懇懇欲得賢而為我用者正為此也虛懷屈已以訪之高爵厚禄以求之上之所好其下必有應者好之而未至不可遽曰今世無房杜高宗思賢其精誠乃通乎夢寐於是得傅說焉此用心之顓也臣願陛下推此心繼之以不倦則必有如房杜者杖策而至矣言陋意拙惟陛下裁赦

論薦士求直言疏

臣聞舉天下之事者不患乎知不及而常患乎力不足力不足則舉而不勝其勢屈故知之而不能窮天下之理必任羣力而舉之茲所以汲汲而求賢也自陛下即位以来未聞卓然褒進一賢者天下之士猶如前日而欲起太平之治者難矣然陛下深拱九重固未能周知羣臣之能否夫天下所以寄耳目者公卿大夫也公卿大夫日與庶官接宜熟知其所為其下固有豪傑非常之士而未奮者臣願陛下降明詔俾按察官及兩制正刺史已上各許特薦文武官之有才能者舉如不足令御史劾奏請論以法如此則宜得實才陛下按其籍貶其所舉者衆則茲人必有過人者美官有缺因而次補之績效既明則又顯擢之不下席天下之賢能積於此矣臣又聞天下之事無窮雖堯舜之明而欲盡無窮之事臣知其必殆然卒所以能為堯舜者以其能兼聽無窮之言也事機出於彼羣言會於此雖至深至隱皆可

羅列而陳於前矣傳曰舜好問其弗信已乎臣亦願陛下降明詔許中外臣僚草萊之士皆得上封事極言無諱陛下總攬策而處之則明徹乎萬里之外矣豈惟得言哉又將以得士矣言如詣理或可賜對乘輿顏懌色以索其所縕則天下之才何逃乎二者皆陛下基命之初急務也如可施用則乞付翰林草詔中書具為條約詔下之日必有畜才而待用者翹然而出矣敢冀陛下留意

欽定四庫全書

鄖溪集卷十二

宋　鄭獬　撰

狀

乞罷青苗法狀

臣竊見青苗之法朝廷非不丁寧不欲強民而使其自便也故臣奉行亦不敢強以率民牓於諸邑名其所願請至於累月而無一人至者此其所以不願也明矣常

支散且將及杭州杭民聞之皆相告以為憂張榜累月而無一人願請一日提舉官入境則郡縣更相希合舉民以與之此非強民而何是豈朝廷立法之意兩浙方今荒歉處處食糧温台大疫十死七八將來豐凶未可知無為增和買絹及置場市絹商賈阻絶物價不登若更散青苗錢則取於民者毋乃太甚乎民得數百錢隨亦費盡不計後日之輸納苟納之不足則陛下若貸之耶必期於盡取也必期盡取則非酷吏苛法不能行於是鞭撻纍鉤以督之則將見徹屋廬賣妻子計甚窮則棄鄉里而逃矣當此之時陛下安忍以饑羸之赤子加箠以求債耶若緩而不理則是朝廷無故捐數百萬緡於糞壤間虧損國用亦非細故未覩青苗之為利而其害也如此宜其天下之致論多也臣初不論奏者以臣在杭必能為陛下守立法之意不敢強民以徇時令既易守青州方將去此而提舉官到且與諸邑合議而行臣實不忍杭州之民將有無辜而陷刑網者所以不

能自已也伏乞陛下指揮兩浙路如已支散處則依條施行未支散處特賜寢罷庶使一路疲民遠沾聖澤臣無任傾竭待罪之至

乞罷兩浙路增和買狀

臣檢會本州和買絹自嘉祐已前歲不過二十萬匹後歲有所增今所市乃二十八萬匹每疋給錢一貫文省及收斂之際下戶輸納不迨催科人吏頗有倍費已為煩擾去冬發運司以為兩浙罷糴民間之錢將以通民用遂又增市十萬每疋給錢一貫一百文省凡兩浙一路共增五十萬又於本州富陽縣置場收買五萬新城餘杭窎頭曹橋各數千臣一州之地不知所出絹幾何今官所取乃四十四萬疋又有正稅絹二十餘萬疋如此是杭州之民盡不得衣帛發運司又謂絹多難出令本州酌中立定絹價許民情願納錢去歲本州糴不登令年亦薄蠶出既少新必貴若將來定價每疋不減一貫數十文足始以民間之錢遂散和買以濟其用及其斂

也俾納絹價取其贏錢是以惠民為名其實窺小利而已今民輸絹一疋費錢一貫二三百文足既不可使輸又變而為錢　定價過於本錢不免有誅剥之譏兩浙累年以来大乏泉貨民間為之錢荒若納絹價亦不易出兼本路饑饉官出廩米賑救温台之民或至相食其將何物易錢納官臣以為額定和買二十八萬即合依舊送納所增十萬疋只令納元錢一貫一百文省其富陽等處置場並宜停市不惟臣之一州兩浙諸郡類皆如此伏望陛下憐念疲民特賜開允如臣所奏下兩浙一路除通年合行和買外所有發運司增賈絹數更不立定絹價許令百姓只納所請元錢如願納絹者亦聽其諸處置場收買並乞停罷

論冗官狀

臣竊見言者患入官之冗故有省任子之議臣輒條其一二者昔之兩制至宰相正刺史至節度使歲補一人出入特恩不預焉今二府郊祀則補二人兩制及正刺

史而上一人是省於舊三之二矣帶職員外郎至諸司使以上舊郊祀一人今兩郊祀一人是省於舊已半矣昔之遷官以三年今遷以四年及其至可以任子時已六七十矣人而至六七十其心覬一子承家豈不惸惸可憐哉今誠再省之恐太刻薄有以傷陛下仁愛之心其猶有可省者嬪御而已或有一二而不在此也雖然患入官之冗者奚不擇焉而後仕令無黑白一槩以入官雖有司試以格詩類皆倩人茲與不試同如欲省仕子則莫若有擇焉凡任子已補欲出身仕者從其所能而試之或以一經或以禮學或以法律或以文辭武臣則試武伎或以策畧每歲二月集於有司如試進士武舉法差官糊名較實中程乃得仕如此則得仕者必少而所取者才子弟各相勉強於學又有勸焉如有不能文墨而獨可以才幹者則請家一人不試而得入官此所以盡人之能而且不及其世禄也至於俱無能焉則終身不得仕是不才而已又何憾焉臣又以臣下至病

眊不欲去者顧禄而已至不得已乃求宫觀留臺監推是終無去意臣欲乞分司致仕官其俸錢皆勿奪俾終其身病眊者有所養則必有相引而去彼居閭里待次累年俸錢亦不絶也縣官何楷二十千錢俾之得以禮而引退且有優遇老臣之恩至於貪賊酷吏一有所犯此可終身勿令仕茲亦有省官之術焉臣誠不欲陛下初即位德澤未及宣究而遽有刻薄之更制此臣所惜也如臣議何采欲乞付中書與衆人之奏論定其可者焉伏候進止

論縣令改官狀

臣伏見引見磨勘選人内有六考者多被黜其不得遽官羣議未能厭服蓋六考選人悉係舉縣令初仁廟時患縣令非材不能通曉民事故詔用薦者三人方得遽令令滿三考無過咎又用薦者五人已上乃得轉京官以其為親民之任故差減其考第有出身通為六考無出身通為七考皆得磨勘其他選人有出身七考無出

身八考方許磨勘蓋縣令者已經兩次薦舉共用舉者八人比之常調已為精擇令不問舉令與不舉令有出身與無出身應七考已上一闕得選遷官如此則有出身舉令不如無出身舉令若有出身六考不合改官即無出身七考亦當罷去二者相形殊為未平大抵選人自入仕至磨勘雖成六考通計待闕及候磨勘引見最速者已十年稍為差跌則至十五二十年近雖蒙聖旨更令候二年無過犯令與改官則在任二年及其待次又須三四年方可改官州縣吏動有罣誤萬一纖過在身則又改官無期是縣令者於選人中最為不幸如此則孰肯求為縣令洗手奉公為陛下愛養赤子者但隨衆養資得及七考者自可轉官此非獎勸良吏之意也然臣不識陛下之法向有污累者亦復改官是豈陛下欲賞罰之大權顓於己俾天下若不可測度者乎則任未見其善若賢能者不待次而舉不能者不待次而廢此當持之不可以假人故天下懽然而歸服焉若選人

磨勘乃有司之成法法行已久天下信之一旦不先告而臨時變更茲豈能服天下之心哉州縣之間固有督豪奇偉之士陛下方且兼收而並采不宜壅遏之萬有一賢者被黜則所失多矣今選人六考者決知不得改官故多謁告居外不敢引見以待陛下之盛澤臣欲乞陛下且依舊法凡舉官合選格許引見者並與改官所言縣令者親民之官朝廷儻冀選人均被聖澤臣之所言縣令者親民之官朝廷儻待縣令者乃所以為民也則陛下何惜一京官不為民乎

論定武臣遷官條例狀

臣近蒙降到詞頭除東上閤門使果州團練使李定為遥郡防禦使臣雖進草竊怪議者籍籍不已熟究其然誠為濫寵何則諸司使副在祖宗朝例無磨勘天聖中方許四年一遷至昭宣使止閤門使副四年一遷至客省使止皇祐中　行始有定員不得濫數近時　行遷者以謂員既有定則更授以遥郡及諸司使遷至皇城

使者又惜昭宣使不除亦授以遥郡但恐數十年間帶遥郡防禦觀察者比比皆是則所顧者小而所失者史大正任團防有十餘年不遷者觀察使有終身不遷者心覬其遷則謂非有戰功則不可平時息兵從何而來戰功哉朝廷愛惜名器如此之重何為遥郡則接踵而授人計之自刺史累十二年便可至觀察使一日有横恩觧其使名即為真拜豈重於彼而獨輕於此耶爵劉永年為團練使十餘年以邊任方除防禦使既除而磨勘轉遥郡防禦使又四年則遂為觀察使非濫龍而言者指為非是於時即行追罷今定團練使纔四年以何宜議者之不已也此弊不可遂長於此猶可以為救宜昭兩府更定武臣遷官條例使淹速各得其叙以革前失如欲定之此授亦宜追還庶幾清朝官無幸位

論免丁身錢狀

臣任荆南府日江陵枝江縣人戶正稅外有丁身鹽麴錢此錢自高氏以前增出無名横賦真宗時雖曾除放

而二邑餘數尚有存者兼本戶人丁多已亡沒只是催科戶長及鄰地人均陪代納臣尋究本末頗得詳悉兩曾仔細條析事理敷奏乞行蠲免雖蒙朝旨追索勘會至今未見施行兼聞湖南北及諸路亦有似此丁錢未經除減今陛下初踐阼正是推恩布澤之時欲乞檢會臣前來奏狀特賜詳察與行除放

論安州差役狀

伏見安州衙前差役最為困弊其合差役之家類多貧苦每至差作衙前則州縣差人依條估計家活直二百貫已上定差應是在家之物以至雞犬箕箒七筋已來一錢之直苟可以充二百貫即定差作衙前既以充役入於衙司為吏胥所欺縻費已及百貫方得公參及差着重難綱運上京或轉往別州脚乘關津出納之所動用錢物一次須三五百貫又本處酒務之類尤為大弊主管一次至費一千餘貫雖重難了當又無酬奬以至全家破壞棄賣田業父子離散見今有在本處乞丐者

不少縱有稍能保全（得）些小家活役滿後不及年歲或止是壹兩月便却差充不至乞丐則差役不止蠹本州風土人貧薄以條貫滿二百貫者差役則為生計者盡不敢滿二百貫雖歲豐穀多亦不敢收蓄隨而破散惟恐其生計之充以避差役以此民愈貧差役愈不給雖不則親押綱運及本州或有時暫差遣則又別令家人應副是一家作衙前須用三丁方能充役本家農務則全無人主管兼家人在場務生疎動是失陷官物及界滿則勒正身陪填近時朝廷雖罷衙前而綱運役次猶不減則見充衙前者其病愈甚本州最所重難者綢絹錢綱其入京錢綱或可直給與衙前召保約以日限計令直便入京送納其轉江綱運風濤遼遠動經半年則許令真州發運司送納真州別附綱入京如此則所費稍得減損重難滿日亦許作分數皆射不係酬奬酒坊或

三五名併作一處以為優饒其已經一次銜前者亦乞立作年限方得再差兼自來條貫銜前與免科配及本戶稅皆納本色而本州科率折變並亦不免亦乞今後與依條施行臣所親見止於安州訪聞湖北一路類皆如此欲乞聖旨下寬恤民力所令差去湖北路提舉仔細相度裁定其場務利害繫自州縣亦乞令就本處訪聞擘畫以從寬簡謹具狀奏伏候勅旨

進鮑極注周易狀

易與天地俱出而隱於視聽之表伏羲始鉤而得之象之以卦經文王孔子然後其道益完以顯故其為書最古最為宏衍幽深甦卓而不可窮後世學者雖終身窮攻而欲究其奥極常患不至故其注釋者比他經為最多如康成之博學其所解經莫不傳於世至於注易則學者所不齒晚乃有王弼者自弼而降有陸希聲者劉牧此最可稱道然弼為義多老莊無用之說希聲削文王孔子係象而著以已說茲非罪人也然其差勝弼牧

之注本沿蹈於希聲而又益以茫昧荒虛不可究之象數茲數子者俱不免於詆訾則宜說者之不息也伾伏見某官強力積學深於易義致思十年別為注解斥諸家之浮雜抗聖經而獨驚包羅大義橫穿肓貫其有高處超然出於學者之意外臣實惜其堙鬱而未能光明於世輒令繕寫編成五册共一十卷謹隨狀進呈乞下儒臣看詳特賜施行庶幾傳經之士有所開益矣

繳陳汝玉詞頭狀

今月二十八日中書送到原州司戶參軍陳汝玉除奉禮郎致仕詞頭臣竊知汝玉本成都術士因近臣論薦復授以優秩外庭傳聞莫不謂非葢其所學不過言災祥而已設使億中又何補於治今巖穴負奇之士欲少望陛下之清光遠如天日乃不如一術士自草茅而來遽得引對又加之恩誠恐四方觀聽有以謂陛下輕公爵好小數所損不細欲乞陛下追還成命以厭輿議所

有詞頭已具狀繳納中書訖

論舉遺逸狀

臣伏見日者嘗詔諸郡敦遣遺逸之士致之闕下者蓋二十餘人覆試祕閣皆命之以官於時猥有謬舉者士論譁沸於是不獲再舉古之薦士以謂拔十失五猶得其半向之所失未至十五而棄遽以浮言罷之夫所舉謬則宜坐舉者今釋舉者不問而并以罷薦士是豈理耶今間年以進士擢第者二百餘人其所失者不為不少矣而士大夫不以為怪一為敦遣而疵謗百出蓋進士習熟之久而敦遣特起於一日此論者未足以為輕重而亦有娟嫉者間之也臣以為敦遣者正所以兼收並采網羅遺滯者也不宜因而就廢臣欲乞復置此科而稍為增損蓋孔子為政必先正名漢之聘士不應召者則令敦遣就道豈有朝入科場暮為敦遣者哉宜正其名謂之舉遺逸間歲隨科場發解後有不預薦者開封國學及諸路舉一人又至禮部奏名後有不預薦者許

主文共舉五人並至御試時試策三兩道中第者別為一榜命官入仕則與正進士同如以為歲增中第者差多則却乞於進士數內減不合格者二十人以均之庶幾郡縣豪俊不至遺於草萊矣伏望聖慈特令近臣參定施行

論求遺逸狀

臣兩奉詔音俾推舉可任繁劇及過累沉廢之士此陛下思得天下賢豪並采而並用欲使朝廷內外遂無遺材真帝王之舉也然猶有未及者蓋亦有布衣士奇材異行逸於網羅之外則不宜遂濶畧而不收臣欲乞陛下復詔兩府及內外大臣自待制已上武臣自觀察使已上各舉一人轉運使提刑獄於本路各舉一人其所舉不須專名一行或經述博通或節義明著或智謀足以達事變或辭學足以通古今或高才不羈而有負俗之累或隱德自晦而鮮當世之譽至於兵鈐武畧縱橫

其所長而試之量其高下而授之官無能者賜以束帛而罷或有謬舉則令御史彈奏如此則草萊之間又見得遺士矣比之策試方畧則為清舉如愚言可采幸陛下行之

薦李抃狀

伏見前隨州司理參軍李抃皇祐中進士及第嘉祐二年因父阮毆殺佃客於時抃請納出身及所居官以贖父罪朝廷遂減阮罪免其決編管道州後来累逢赦令已放逐便而抃至今廢官已十五年不得齒仕路臣竊謂阮之殺佃戶其法當讞奏亦得減死而所贖之罪止免真決今來又已逐便則抃之純孝亦宜褒貸不可遂廢終身抃見居襄州履行益修鄉里高其義前後近臣及本路轉運提刑知州累有薦論惜其沉廢未見收采如陛下復抃一官不惟振舉淹滯無足以厚風化於天下臣今同罪保舉堪克牽復附陛擢任使

薦汪輔之狀

臣伏見守京兆府法曹參軍充陳州教授汪輔之進士出身累舉南省國學第一第二人奏名及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策試已中選為臺官沈起妄有彈奏遂不蒙朝廷恩後來累有前宰相侍從臣察知州轉運使論薦其人材通學博該練古今經術文藝為世稱伏名迹彰著近三十年而剛介廉正不能趨附遂致陰纖之徒憎忌排陷昨因丁父憂日復遭知陳州王贄羅織百端誣陷及置院推勘並無顯過特蒙依衝替人例施行合入遠官退居累年衆所憤惜天下遺材淹廢之久無復甚於此者臣今保舉堪充館閣校勘及編校書籍國子監直講

薦隨翊吳孜狀　同錢公輔奏

臣等伏見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隨翊將作監主簿吳孜並以文行著稱鄉里昨來本路各敦遣以聞其隨翊即獲就試例得授官仍令守選今已經兩次霈恩同時被命及守選者並已補吏而去獨翊盤桓未就銓調

近聞淮南及本郡咸有薦章乞就除一官其吳孜雖不曾赴試而朝廷亦以其行義之高特推褒澤近亦有臣寮乞名為國子監直講茲二人者臣等寔知其經行修明久滯場屋既被一命且未得仕進殆非朝廷始誠敦遣之本意也欲乞賜甄采並與特除一差遣庶幾國家招徠遺逸將以用其實不獨為空發也

薦劉摯管師常狀

臣伏見江陵府觀察推官劉摯為學開敏所守醇正觀其器能必須遠到昨因朝廷選擢文雅以備館閣如摯之材不見收采臣甚惜之欲望陛下稍賜進擢俾充三館編校或國子監直講及見本府教授進士管師常講學為文動有師法履行明著士人共知累舉不第寔謂遺才臣欲乞依敦遣人例特許召試授以一命緣臣在荆南日熟知二人之所為苟不如所舉臣甘伏罔上之誅

薦陳舜俞狀

右臣等伏見國子博士知鄧州南陽縣事陳舜俞學術政事見稱於時在仁宗朝應制科策入優等而至今淹屈尚在散地衆論惜之臣等備位禁林思有補報竊謂如舜俞者在於聖世實為遺才欲乞早賜召還處之臺閣以備器使干冒宸慈伏深戰慄

薦陳求古狀

臣伏奉敕舉官一員堪錢穀繁難任使者臣竊詳敕意蓋務求才能之士將加器使至於文章高行不適於時用者咸不預於此今臣所舉偽部郎中陳求古實有才幹臣之所熟知在通判已上少有及求古者然與宰臣曾公亮沾親而求古為人剛方未嘗歷權貴之門與公亮雖親知聞其不甚協好若以宰臣親戚不舉則臣誠惜求古之才堙鬱淹倒終不得徹於冕旒之下欲望陛下許應詔書俾之引對委以煩劇必有能名如其敗事

臣甘罔上之誅

薦錢公輔狀

右臣伏奉聖恩召充翰林學士已稱謝訖緣臣於嘉祐八年內與天章閣待制兵部員外郎知鄧州錢公輔同日除知制誥次年公輔以封還樞密副使王疇辭頭責授滁州團練副使首尾四年兩經恩霈方遷鄧州而臣已被采擇入登翰苑在臣之分寔有未安公輔辭學登科俱在臣前志節堅方勇於事為論事得罪原情可恕近西掖缺員擯紳竦望以為宜當還職於今叙寥未聞詔音欲乞陛下赦過用才召置還舍人院依舊供職

舉張司封自代狀

臣竊見司封郎中知福州張伯玉氷玉挺操湟之不緇錦繡摛文老而益壯顧丹心之雖在蓋白髮之已衰獨遇明時宜登近級如使少攄底蘊獲奉清光必能辨對鬼神副陛下前席之問思傾河海應陛下倚馬之求臣實非材不及遠甚

論減仁宗山陵制度狀

今國用空乏近賞軍已見橫斂富室嗟怨流聞京師先

帝節儉愛民蓋出天性凡服用器玩極於朴陋此天下所共知也而山陵制度乃欲效乾興最隆之時獨不傷儉德乎願飭有司損其名數

宋　鄭獬　撰

劄子

知開封府劄子

臣比者進對伏蒙陛下稱臣攝尹京府為治甚好百姓便之臣內惟承乏纔四十餘日寔無善狀可副陛下褒諭之意故不敢祇拜以謝又以隆暑日旰不敢久對是以私懷鬱悶恐悚而不敢臣才能朽下安能治劇況使

勉強粗免罪戾若曰百姓便之萬無此理且所謂便之者蓋知其閭里之疾苦除弊興利使元元之衆去愁歎而就安佚庶乎可也今臣於此未有毫髮則百姓何便之有然不識陛下從何而得之陛下聰明好問縣逮訪於下多言者或以此譽臣此妄譽也當其進言時陛下何不使條臣新行便民之事彼必窮而無對設使有對且實則陛下亦當深察之然後以為信今臣無是而陛下遽信之如有以臣不肖而毀之者陛下亦必聽之矣何則善惡之來不考其實既容妄譽亦必容妄毀此臣不敢喜而懼之也昔者列子居鄭容有言之於鄭子陽子陽遣之粟列子再拜而辭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遣我粟至其罪我也亦必以人言則吾所以不受也臣雖至愚安知陛下不以妄毀而黜臣哉故帝王聽納之際不可不察不察其實則天聽可得而欺奸臣乘之以逞其欲於是以白為黑以是為非附己者進背己者斥分布朋類彌縫其失使朝廷之上惟聞黨人之論

而不知有天下公議善予孟子之言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如此則當進者無苟得之幸當退者無私嘆之恨進退各當其分又孰有致疑於其間者哉伏願陛下高視遠照毋牽私言使天下曉然知毀譽之不能亂政則非獨臣之願實天下之願伏俟進止

論責任有司劄子

臣聞舉天下者繁治之則難周簡治之則易通此理然也凡天下一日萬幾事陛下必欲手挈而縷解之不亦難為力乎此陛下所以御朝至日旰或不暇食不避苦寒酷暑之凌薄晚夕不得休息而二府亦焦然相駢聚而議其文牒之判字日不足則又則斂而歸諸私第至薄晚闔扉乃出至於繫安危之大計則又何暇賜清閑之對君臣從容講摩於都俞之間哉此其故所以繁治之也

是陛下未嘗明職分而以賞罰責下也故羣有司之事則取決二府二府之事則取決陛下如此則上愈勞而下愈不治大綱愈廢而小目愈繁從何得而優為之哉昔舜謂禹曰汝作司空平水土契為司徒敷五教皐陶作士五刑有服各任以職而舜無為若舜者可謂知為君哉唐太宗謂房喬曰公為僕射當助朕訪賢材比聞閱牒訟豈暇求人乎若太宗者真能責宰相哉臣以為天子者宜以安危大計責二府以庶事廢豈責羣有司凡文治委之東府武治委之西府俾其定議以聞不得取決於上陛下畫可而行之而害天下則定議者受責於羣有司之事不得取決二府據理以行行之而害於事則有司受責故上所治者彌簡而下所治者彌專簡則易舉而明專則不勞而通則萬事有所歸矣臣願陛下先詔二府凡事之叢冗不繫於利害者一切省之令歸於有司可專而行也二府之事省則俾之專慮以謀國憲之不精謀之不明行而害天下於是黜而去

之提大柄以臨羣下此至要之術也則陛下不勞高拱于巖廊之上以觀于天下之治與萬民共承無疆之福豈不休哉

論知人劄子

日者陛下陞黜大臣出於獨斷二府不得與謀中外聞風莫不震動抑臂之士至有通夕不寐拊髀而起躍者以為自天禧以來五六十年間未有此等事攄祖宗之宿憤快四海之公議則孤立特出之臣可以出氣以高眠於天地間矣然而慶於始者未必不憂於後見於微者未必不昧於著今進退之柄在於宰相無雄傑跋扈之志竊取其柄以植私家故陛下一日攝而歸已此不為難而所以為難者乃在知人昔堯之聖猶曰知人惟帝其難之則自堯而後愈為難矣今賢不肖雜然以進深情厚貌言與行違陛下雖聰明烏能探其肝膽而辨真偽于辨之術則莫若試之凡陛下所得士未便遽賜褒擢如曰我能治民則且試之治民如曰我善治財則

且試之治財如曰我善為禮則且試之為禮如曰我善為樂則且試之為樂凡其所長者宜從其長而用之用之有效羣臣以為然未也大臣以為然亦未也陛下察之見其有效然後賞之如其不然則宜黜之賞罰明則人自勸雖堯舜不踰於此則其知人者豈不為難乎況用其賢矣時以不肖者參焉既用其智矣時以愚者參焉為於是黑白淆亂邪正倒置則天下之事去矣昔者秦始皇自侈以為天下無賢及漢祖之起蕭張韓黥乃棄之棄士也隋煬帝自大亦以為天下無賢及唐太宗之起而房杜英衛乃隋之棄士今天下之廣豈無賢者惟無棄士以資後人乃幸矣然陛下既得士宜用其所長在三司者則宜擇錢穀吏尹京者則宜擇通政事之臣在侍從則宜擇文學通古今之臣如此則才盡其所蘊而官宿其所業天下之事不在御史則宜擇強毅之臣在侍從則宜擇文學通古今舉者未之有也故舜之命夔典樂則不復典禮命禹作司空則不復作司徒命稷播農則不復作士以夔禹之

賢而不能兼二事況以庸庸之才而欲兼天下之任可乎故今世不為官擇人而為人擇官惟踐履之多則為大臣不問其治與不治此天下所未能沛然也今天下之士如有自薦或因大臣所舉且試台之使論其事而觀其所蘊然後命之以職試其所為如此則人焉廋哉

論用材劄子

臣以為今之急務莫急於得士士之材不材必試而後見臣觀陛下勞於求賢而疑於任使有兼采之名而無必用之實故天下治功未興起者由此乎夫求士必於其賢者其人苟賢矣進言曰某士可用也陛下乃以為未又參訪之他人他人以為非也則陛下沈豫往復終疑而不用也以疑心而欲覺天下士安得豪傑之徒前赴而盡力哉昔魏文公謂唐太宗曰貞觀之初賢者所舉即信而任之比來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不察其原而使讒佞得行也陸贄亦謂德宗曰才不如武后時非徒人薦士亦許自薦而德宗賞鑒獨任難於公

舉武后以易得人德宗以精失士比皆世主疑於任人之弊也然而陛下不能遂用者豈聖意恐用非其才而招四方之指議乎故必審訪其真偽直須材而後試之如此則其擇愈精其失愈遠矣何則人非美為安能飽衆人之口蓋有愛憎忌嫉者厠其間以仲尼之才將用於齊其勢易進也而晏子言遂逐之況幽昧一介之士欲求遇於天下之主其勢至甚難也而不知幾晏子攜頰而議是以天下士絶望於陛下而相與爭馳於大臣之門其志遂甘於背陛下哉蓋附陛下不如附大臣附陛下則不得用附大臣則得用其參據於要地者必多於陛下之所自擢其某人為某人門下士可縶而數也此陛下不能自信舉而棄之以資大臣之黨耳然而陛下用人而不精亦復何患乎天下之指議哉陛下之所持賞罰之柄者將為用之昔之舜與鯀皆四岳之薦一為聖人一為凶人而堯且用之以四岳賢者也不用且恐失士及其試而績不成於是舜起而誅之是堯之

進退豈不明白哉苟賢者進言曰某士可用陛下何不隨其所長而用之圖其新而不計其素録其長不責其短兼收而并用之則天下豈有遺材如其有成績則賞而進之有敗事則罰斥之至於所舉陞黜亦如之不過數年其進而在上者必敦寔材力之士其退而在下者必空踈躁妄之徒則又孰敢以虛名不材者以欺陛下哉

論河北流民劄字

臣切見河北之民自去秋以來相携老幼皆徙於南方纍纍道途迄今不絶不知幾萬户兹非細事也臣詢得其繇或云以歲饑無食或云地震不得寧居或云河決失耕業或云以避塞河之役臣參考以計之若以歲饑則百十年來豐凶常事何昔之凶年猶得安居而今遽為去計乎若以地震則震有時而必止雖暫有不寧猶宜未至棄本土而去若以河決則息冀德博罹害者宜遷而鎮定邢趙非河所累則又何為而輙去若以河役

則朝廷已有詔罷而遷者迄今不已由是言之蓋其原起於唐州之開曠土而成於河北之諭言何者唐州官吏冒賞貪功遣牙校齎牓於三邊招誘戶民十有餘年於是三邊始有遷民及去秋地震其父老皆言真廟時地震遂有澶淵之役今地復震北人又將擾邊矣如何不為引避加以歲凶河決於是相牽連而大去之夫民故愚而無知一人搖之百人和之一鄉之間但見南徙者衆故相隨而亦遷即詢究其所以遷之理則不出前之所言是彼亦未能熟較利害但云南方穀賤有曠土可為生耳若然者豈得縱其流亡而不為禁止乎河朔去歲雖被災而諸郡亦有秋藉三處民間未至橫徵路而餓死易嬰兒以食借使今有寒餓不能自活者雖縱而之南無害也至於中戶以上乃連車牛負囊篋驅僕躍馬其資足以為養者又何為而不禁止端使流離而南徙乎屬者朝廷雖屢救本道安集而至今去者如故此蓋刺史縣令有不能者無方略以安之耳朝廷誠

能深責刺史縣令俾之從便宜務令安集勿令中戶以
上隨衆而遷刺史縣令有不能者則丞令監司舉劾別
選有能者代之刺史縣令知懼則庶乎有為可以禁止
矣或云遷者不可止止則餓死或急而為盜為患浸深
臣以為寒餓者聽之去可以自資者留之今河北亦有
常平粟未曾賑發宜舉以貸民今冬宿麥得雪向去收
成則民復安堵矣兼聞河北便糴官價殊高豪民亦有
蔵粟邀價者及官配糴甚急而粟價愈貴若便糴配糴
宜一切罷之如又貸以常平粟則民間得賤粟可以自
存矣或者又謂河北之民久離兵戰生息既繁遂不能
相養譬之舊為家十口有田二頃今田不加多而增口
為二十還值亟年故析其食口就粟南方適得其宜矣
此又非通論二十口之息豈能一日而具何前日猶能
相養而今日遂不能乎夫民者重遷如刺史縣令有安
集之術則孰肯棄墳墓去親戚鄉井而輕為流民乎以
此又知刺史縣令不能為朝廷養民也北方之人卉入

南地不習水土向春必生癘疾伏願陛下嚴立科罪下提刑轉運司責在刺史縣令隨宜處畫必令存留無得縱令流移庶幾河朔不為墟矣幸冀陛下留神特賜裁察

請駕出祈雨劄子

臣竊以首冬已來久愆雨澤昊旱氣相薄屢發火災乘此春温恐生癘氣雖陛下焦心引咎夙夜祗懼天地四方靡神不禱霈發德音解釋纍囚盼望無應未見嘉澤下民狼顧寢亦不寧臣欲望陛下暫飭鑾駕近幸神祠躬自虔禱以表誠至必有美證期於旦夕況陛下宅憂踰年不出禁闥京都士民想望天表俾之一聞清蹕瞻見威顏民心感悦天意自解甘霈之來或可符應臣不勝拳拳

策問

問平西羌策

問西羌之桀驁昔嘗擾邊集數十萬之師以逐之僅得其寨弓而請命然彼之剽兵健馬亦以殘喪而不支矣

故自慶歷以來不復為盜日者擅殺邊吏歲朝不貢固為有罪矣而羌酋方歿其弱子未能為國累歲旱饑部族携貳我因其内屬之衆遂城綏州倘以偏師乘之鼓行而前則漢唐之遺壤席卷而可取兼弱攻昧此乃其時如欲因而撫之立其嗣子貰其顓殺不貢之誅結以仁德則綏懷之義亦不為失不然則責之以慢禮絶而不通謹邊備以禦其來則可以省金縑之賜不然則俾之屈膝匍匐割地而内附則亦足以示吾中國之威是數者奚策而可古之有大事謀及庶人况纓弁而列朝者耶宜較其利害而悉著之聊以觀子之發云

啓

國學謝解啓

猥被甄收衆為指議慓然驚汗浹於愧顔本朝濬古治源樹學教本揭丕天之大律震不世之休光玲瓏人文黼黻象類蒸於和氣則為慶雲景星發於和聲則為黄鍾大吕燦乎萬俗陶於一坯孕周育商掃唐薙漢號為

盛際若无古初間仍詔於丘樊率興廉於郡國劘轂四起攝袂交趨英英朱鸞而來自南岡濯濯白麟而遊彼靈畤相望賢俊並騎星辰殆此較能盖寡中度嘈然如金石冥冥乙乙者時有純音蔚然如蕭萊翹翹煌煌者始為靈草去之太半得此幾希不其才難茲乃公進以李廣之才氣孰謂無雙若杜牧之文章止得第五況其者拙不曉事技無他能誤釋耡耰猥誦詩禮有一簞食則足以無饑有一頃田則足以為養乃希前烈強窺名途兩瞻天子之清光累玷有司之優等青冥一跌塵埃十年予豈著於空言天或降其大任老當益壯未為窮人今不得侯猶是故將日期一戰取先諸公銳於敢為實犯不韙獸既困而愈鬬禽曾傷而自驚巨鼇何知固有靈山之在上騏驥已老甘為駑馬之爭先尚賴恕明過辱題品引置上列增激懦心自顧甚明苟得為幸此盖伏遇某官長育材類佐佑聖謨掩所不能陰與為地援於稠衆俾預貢書炳炳乎燭之以虹蜺之輝浩浩乎

濯之以江漢之潤踖然短步企予絶蹤譬木之生培之
植之使予茂如金之鑄鎔之磨之期於成被賜厚深銘
心報塞劬劬之懇罔知所戴

謝及第啓

程能駿晷交勝一時之功唱第明庭獨據衆材之上拜
恩書之優渥佩賜服之光華寵數疊臻震惶失措國家
三霊擁祐四聖重光憲古掄賢暢文陶俗總兼四代之
可以三物興家塾黨庠人皆足以四科攻用時為數歲
法跨越兩都之風首善於京摩民以詛郡學縣校士舉
之限一日頒深詔之行由郡吏計偕至省會集閱赴廷
中千人而下雖十僅去三舉海内萬計之中而百不收
一況復衰然選首擢以倫甿豈徒角能否之間實惟繫
休戚之大宜當問出士類挺生世賢副上意忠孝之求
慰衆人名實之望如某者拙不曉事才無他能緤官祖
以世纓親士倫而幼勉鍊精心術陶冶性真放不知求
常寓於舍路資非自得舉昧於逢原亦常沈冥乎六經

端慤乎百氏雖登高自下僅止學山之丘猶是勝非不入向墻之户曩希仕進浸就科條幸緣勸駕之甚勤始預品題之最末聯國子倅薦登揭板之書居方物先兩被充廷之貢顧惟羈蹇分已棄捐復偶詳延益思奮起差名禮部巍過考秀之門頒藝宸庭還踐尊賢之地天威下懾文氣内殫盡揚子之深湛困梅生之敏疾固當引退敢倖甄收何意召對中宸倡先羣雋夬揚王庭之下震虩稠人之中奏御千篇盛踰於漢室論功一等首議於鄼侯夫何極陋之生濫此獨優之選積薪居上雖亡用人之譏傴僂升高已多指頂之笑循涯思越溢量知盈此蓋伏遇某官協暢帝猷計安天步盡中材而樂育窮物色以訪求致此儇微假之殊特敢不勵修身檢畏遠官瘝強鼉鼠之短能奮鳲鳩之累翮言無已顧公不家為庶盡愚衷仰酧大造

上知郡郎中啓

右某伏念聞誼素高趨塵獨晚猥緣署第繫此瘝官歉

然向德之深慨若臨風之嘆曾是冗墮益缺裁修竊自省心日惟忍愧適南風之長養自公食之逶迤護以神明納之百福恭惟某官沉心善照至數旁通英英乎朱鸞之翔翹翹乎靈芝之秀而自騫翔瞻時震耀昌時進蘭省以飛榮佩虎符而更治齊方五月已報於治成漢用九卿即期乎次補謹具狀伸問尊候

上交代趙資政啓

伏審懇辭政府出鎮侯藩豈惟慰遠俗之心抑亦為儒林之幸恭以某官為朝元老實世寶臣富皋陶弼諧之謀守伊摯純一之德進必顧義孰知軒冕之為榮退以奉身將與湖山而自樂露章得請引紱遂行矧茲武林旁連仁里鄉老攜壺而屬道邑令負弩而前驅未違北闕之清光已浹東吳之和氣載惟頑植久累洪鈞屬承授節之初復預交符之末新政必舊尹之告甚愧於無知前失乃後事之師庶資於改作望使旟之甚邇復賓所之有期企悚欣愉無任屏營

賀駙馬王太傅

伏承講求世勲尚以王姬之貴登榮賢德寵之國伯之崇遜仰光華伏深抃蹈某官才猷端亮儀度嚴深抱德美以和明富文華而炳蔚載加帥鉞坐鎮邊防行期簡在之知別御重榮之渥疊煩音貺中切感誠

賀機宜趙學士啓

伏審席寵明庭校文内殿伏惟慶慰某官飭躬以法造道有原繇文章以策榮沉機籌而應變會課登最剡薦文章密簡瓌材延登近職惟麗正圖書之府乃天子禮樂之司實資講求以備顧問寵光茲始柄用有階馳慶牘以未遑辱長牋而為貺祗懷厚謙益用兢惶

賀判寺蔡少卿啓

伏審寵進卿曹任專理寺哲人當選庶獄倚成伏惟慶慰某官才邵彊明謀猷端直主上方嚴於簡注憲章有賴於平反民在哀矜用臯陶不仁者遠刑惟欽恤命甫侯訓法於輕此足以厚德澤之風仁生靈之命行期遠

舊庶厭羣情悃馳慶之未遑辱飛音之先至感銘之極
抃躍攸深

賀定州知府滕侍郎啓

右某啓伏承超拜懋恩就加寵秩伏惟歡慶某官材周
於物術造其原自叨職於劇司常有功於當世國家以
中山重地朔北大邦襟帶乎一方節制乎諸將自乃威
名憺物無復不庭雖夫侍從急賢顧誰宜代尚稽入輔
之嚴台特進二卿之極聯更侯膚功以光柄用某雅深
眷盼喜有褒榮嗟賀染之未遑悃誨題之已及西行寢
晚北路早寒伏覩保願少符依誦

知荊南府謝啓

茲者恭被明綸往詣南服淩跨江漢之遠曲統吳楚之
衝已及夏交獲承官之伏念某資性庶滯與時闊疎謀
排翰墨之場偶入英雄之彀觀書藏室嘗接武於雋遊
視草紫垣遂連祛於法從徒以早鍾鉅痛奄失先嗇家
貧因寄於皐橋塋未遠歸於蜀郡況茲羸質屢困沉疴

恐溘先於路塵遂不克於大事剏心露奏昧死請行煩
鈞造之數陳獲詒言之開可載惟南楚古虢王都士風
頗醇民訟甚簡蠻獠安其巢穴爭競息予里閭幸日力
之有餘庶曩事之可畢茲蓋伏遇某官翼宣孝治斟酌
化功通物情之大原遂人子之至願俾守荊渚仍近故
關三月有期冀漸圖於兆域九原可作亦永荷於洪恩

又知荊南府謝啓

露車車府得請楓宸佩南郡之左符掩重湖之絶壤殊
多私便實冒洪恩伏念某技無所長材唯甚下自直圖
書之府即攀英俊之邦如仰高山嘗自慚於不及若遊
朝霧顧為潤以尤多屬以先域未完旅攢猶寄援松林
而灑血指漢水以馳心願治便藩俾圖襄事遂領荊州
之守榮甚會稽之行緬惟故關冥居提部事偕願得感
與媿并伏遇某官登翼辰猷將明國論激相先之高義
推逮下之深仁曲致孤根往詣要地盡護一道兼領百
城奉以周旋顧暮年之可化得衆餘惠庶遠日之可圖

謝知制誥啓

寵章不次弱植無能佩大賜以若驚沸羣言而可畏竊以古之詔令主於文章明如星斗之光動若風霆之衆於周則召公呂侯之制作繼有訓言於商則仲虺傅說之謀謨發為雅誥辭將事稱名與實偕故讀誓誓則赫然見神武之奇勳讀洛誥則斂然識太平之偉蹟溢於目而不惑貫於耳而不疑鼓舞四方斡施萬類以至龐尤扶杖而往聽蓋思美化之將成悍卒輝涕而竦聞即即大盜之易破宜得名世之傑用掌代天之言片辭足以參造化之機折簡足以奔夷狄之命不容卑位以竊勢位如某者本出寒鄉誤攀時俊與世聱牙而不入信已頹蒙而獨行原憲甚貧樂道久甘於藜藿馮公善啟攻功僅得於桑榆遂緣科甲之優獲綴朝紳之末神經秘牒竊窺東觀之圖書積粟流金豈副大農之心計訖無補報空廢時歲治杜史之缺員許螭階之入侍惟能謹其日月豈足斷乎是非常執簡以自慙思投紱而引

去忽趨嚴召俾預試言禁鼓傳呼而屢移給筆停綴之不暇奏編莫入俞旨朝行遂直紫垣妄司綸詔錫之以組綬之服副之以金鱗之章喜動親堂榮傳里巷茲為峻選實出殊恩豈無伏龍雛鳳之遺英尚嗟於泥滯亦有金馬石渠之舊德空老於策書環視惷愚坐生震慄此蓋伏遇某官協心天縡秉正國維巨溟靡間於鱨魦零露不遺於蕭艾提攜末路度越稠人一分之榮駑足可追於逸驥一言之重蠅聲遂掩於黃鍾廓偉量以為容坦公塗而與進致茲寵數驟及柬求惟當畢力訓辭勵心忠勤少圖求効仰答大恩

欽定四庫全書

鄮溪集卷十四

書

宋　鄭獬　撰

投卷書

竊惟耕者不可一日而廢耒耜工者不可一日而廢繩墨士君子之道豈可一日而廢學哉然則耕者之不廢耒耜是必良於為耕而後能有百金之伎不願以耒耜易之則終其身為耕而已矣工不廢繩墨是必良於為工

彼雖有百金之田亦不願以繩墨易之則終其身為工而已矣士君子之道貧賤必於學富貴必於學況以百金之間而遽然易哉是亦必終其身為學而已矣其既以治學進于於時天子賜之上第及其補吏來亦不敢廢所守讀書講道時就筆札作為辭說非其性然蓋猶耕者之耒耜工者之繩墨乃其職耳日月之間遂盈巾衍擇其可録者纔得十軸既薦之於吾君其可得以沈酣漸漬乎簡策之間而不治它能以力學為專然其所作意陋辭拙索然無膏澤之容譬夫葛蒲羊棗其何足以備公鼎之正味亦或有嗜之者耳伏覩原其用心而畧其干涜之罪不勝恐悚

劉舍人書　倣

迺者某以進士較試於天子廷下是時閤下以文章論議被選為考試官得某之卷獨以為可冠羣進士諸公或難之而閤下爭曰此文似皇甫湜令朝廷用文取士為朝廷得一皇甫湜豈不善也於是諸公不能奪而竟

處為第一它日放榜士大夫籍籍皆傳道閻下之語如此其始聞之則愧曰在韓退之門下用文章雄立於一世者獨李翺皇甫湜張籍耳然翺之文尚質而少工湜之文務實而不肆張籍歌行乃勝於詩至於他文不少見計亦在歌詩下使之質而工奇而肆則退之作也如某者望退之門不知幾百千里則安敢望似皇甫湜耶既又自喜曰某學文舉進士十餘年而未嘗有以文章期之者又耻以編軸自鬻於貴人之門意謂雖舉世不見知則亦何病脫有一介能知之則勝於舉世之常人見譽今乃始遇閻下知之其得不發平生之積憤而為快喜者哉然而世之譽人者多矣或以其禮卑而迹疎謬為好辭以慰安之或私於附己欺於人而過詫之或苟相諛悅而謾美之此皆未足以為精賞而公言也至於某之見知於閻下則方在糊名較試雜然於羣衆之中閻下不知其誰何直愛其文而遂稱之其不為精賞而公言者耶其也何足當之由補吏來閑隙無事時

亦頗窺今古之得失著為辭說今編成一軸謹附於門下以獻孔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閤下既已知其言矣願徐觀其所為而終始之不勝幸甚

滄州張龍書 存

某羈拙不偶兩黜廷下世俗聽聞業指衆笑嘗所交往者皆解臂而去之雖其素所餘者一跋一俯或搖足而上下憫憫默默亦自信其連蹇顛躓不復有立於世矣飛帆游豫章進謁麾下而明公一見之咨嗟賞激許其遠到且勉且慰渠渠不已使仆朽之枿坌然復有發生之意雖古號知己無以易此夫物之表乎外然後著其內精識之所先也故騏驥之異肉鬣虎脊汗或沫血伯樂易知其為駿足楩柟之幹撓雲參天匠石易知其為嘉材也吐氣如白虹卞氏易知其為美璞也發光衝牛斗雷氏易知其為良劍也如某者文不耀於世行不作於衆聲采未嘗落明公之耳辨論未嘗發明公之前不知明公從何知之此某之所以服佩感切之無量迺者

誤中科甲亦嘗具謝幅及署吏宛邱日思通記快導胷中不勝怫鬱之懷而慢惰輙廢至於今日先荷明公惠教罪戾愈久愈厚幸明公終賜之

史館劉相公書　沆

近者客有自都下來傳明公拜章願賜郡去意甚確某聞之起立懷歎輙用誇於坐曰賢乎哉劉公果不苟於進也人之辭斗斤粟靳靳有不忍色況捐宰相印乎或曰然劉公衷於請耶其漫為之也某應之曰不劉公明決軒闢豈若翦翦者陽著其讓而陰固其利耶或者出某伏思之曰明公一時而罷上意必不爾也不爾則且留且留則明公實貯夷齊心其何能自辨於天下是果中或者之料而某亦為之譁笑也雖主上公天下用而不能遂明公之私而明公可不牽主上意因之不果行也故輙進鄙言以干下執事伏惟明公垂聽焉夫自有君臣來即有宰相宰相之顯無如周公周公嘗難其位矣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又負大聖人之才

誅商之業與爲可謂安且牢矣而召公疑之管蔡叛之躐前跲後挈挈而東召公賢也管蔡親也賢與親而不知信況愚陋且踈賤者乎故穹穹者易撓也赫赫者易滅也據高凴峻其不有同望娟疾者乎以周公處之而難則繼周公者欲久固利之愈難前日大丞相出亳而明公恬然不搖者非朝廷關舌帖帖以伏明公也其意方在亳亳已行則好言者固將以明公市名矣雖堤捍補塞用以無恐而萬一僅有毛髮隙漏人得乘而攻穴之亦足爲累事固有出無刑而不可逆備者有之矣茲豈明公不能自辨哉明公一辭而不獲則願再辭爲再辭而猶不免則願三辭焉期於有得而後已不宜泯默遽以自罷也苟上意必堅而不得請則明公觀天子即位來豈嘗有不去之相固不然也惟明公果於一退無成好言者之名而無中或者之料則某之爲人之所詳笑固不較也從之拒之在明公所擇

運使王密書贊

某晚生官治外不當橫語他事又未嘗趨伏麾下以望
拜光采孔子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某輒有言者迫
於悃至猶之救溺不暇取佩玉之節也伏惟明公矜恕
焉明公繩墨所畫徑統數千里地以吏補者莫不檢飭
濯磯以暴其所長於此有人焉掌書記趙唐廉介幹敏
更吏事指摘弊病動中其根穴究訟處法特爲審密幕
中賴焉愍其家苦貧母老髮白登科十有四年抱不得
進最爲窮屈日覩改一官以豐旦夕養而被薦者有缺
一二令盡二歲滿即明年三月當罷又恐明公一日翛
召遂委之而去此所以尤爲汲汲也某誠惜其美材升
遲不施故敢外官治而進焉夫嘉穀生於腴田無不遂
槱長大者至有蒙落不得秀以實者蓋人力有所不足
爲今唐誠嘉穀也且處明公之腴田而尚未能自奮者
意亦有人力所不至云耳此在明公一引臂耘而溉之
既使其蒙落而得就於實因穫蓄之以備困窖之用則
唐也茲必有補於門下矣辭不充意恐悚以俟進退

發運使王司書

某始學爲進仕時即聞賢老先生稱誦明公之德自恨未能一識光采如咸池大韶瞥入躄者之耳而不得趨前以觀其傾意向慕當何如也幸侍親來楚適明公駐旆山陽乃得履幕下布席賜之坐温乎其顔其可親也棣乎其言其可樂也誨指周切如十年前舊出門下而被教育者至於以采賢擇善爲報國此益見明公之用心萬萬於他人昔樂正子爲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以樂正子好善也且使孟子而在聞明公之言其將吐飡投枕起而抃躍又豈特於不寐者哉茲愚陋益所以稱歎悚服之不暇惟明公早膺大用推此心被天下使一世遂無遺材而不獨伸於東南十數人而已某不勝慺慺之願

石屯田書　輅

環陳之地而華爲庳邑東瀸宛邱南漬商水窊然爲大窾六河蟠貫畫溝如奕道累日視按亦頗窺其閾如積

雨綿注旁大水猥至齧堤而逸溝與河通漫數百里積爲大川此非人力所捍雖井溝不能泄人適見此故以爲修之爲無益也然至其雨已止旁大水復循河而落則田中有停水得深溝亦趨於河不爲留蓄雖見稼或不收而後日速得就耕大水旱不常有尋常積潦得濬埋者抉之不深不厚則易潰不深則易積潰者無以禦積者無以歸需其自涸乃可耕此與不修同今若計之功且急其害深者修之他宜一切斥罷以避再歲如宛邱宜鑒古溝其生溝可罷古溝上有源下有歸古溝濬則田潦不須生溝而可泄西華宜完河堤其他溝可罷今歲水病根於河溢又以營鑒溝較他邑頗濬自可通以是角之則似或有畔矣夫不見其實而逆斷是否人之病居齊而談楚之楚則審矣足下令之楚矣而猶書教誨及之甚善且試觀此議以爲何如三兩日亦歸

可能來境上同歸否

代人上丞相書

里語有之有車可以踰太行有舟可以絶呂梁貴人不可以義干豈其然哉太行呂梁天下之絶險處也而峭崖峻壁之顛危將以摧吾輈洪濤巨浪之奔駭將以破吾楫貴人之門有同有異同則夷狄猶堂上也異則堂上猶夷狄也豈與太行呂梁爲比哉其以義干相公者也惟加察爲某老大蹭蹬雖不足比擬然與楚國太夫人有葭莩之親用此爲自進計伏念自相公進用以來今二十年矣内外宗族姻婭之家下至伎人醫師走趨之僕皆得以蒙巨蔭易短褐被朝紳而仕矣豈止是哉坐於廊廟之上凡卿大夫百執事之人角其才賢而進之侁侁然佈於朝廷矣陰陽和風雨時則草木魚蟲鳥獸之類亦皆蒙厚澤矣豈太夫人羅氏之甥不得被德哉羅氏之後止今供奉一人而已次則某也行年五十餘髮已半白雖至七十能餘幾日所以勤於一命之榮

者將逃死於寒餓之域耳尚何望於起家顯大哉相公得不哀之乎昔者靈輙餓於桑下趙文子哀而食之文子非有賢於靈輙耳直以其欲餓死而食之今某亦非敢妄託太夫人之親牽強以希進直以桑下之急以叩相公願相公急食之不則委棄溝壑於此時相公雖欲爲之力亦以已遲矣至於論報厚德則願附於桑下之士

序

御製狄公祭文序

熙寧元年五月戊寅上御廷和殿西上閤門使狄諮以職事進上曰若之先父青有勞於國征南之事亦有遺書存乎宜盡搜其所有以聞諮即以平蠻記及歸仁鋪戰陣二圖進上覽之於是拊髀而歎息思雲臺之故將今不復見也乃發乎昭回之光被而爲文遣昭宣使入內內侍押班張若水持上尊大官之饌即所居祭之上曰圖中見乃父遺像恨不及識之如聞當時亦有讒之

者朕爲愴然諮頓首再拜謝臣謹按青在仁宗時奮於戎馬間捍西羌連取奇功及爲樞密副使於時峒蠻儂智高出廣源州以驚南徼屢擇名臣以往訖無成績賊鋒瀰漫繞邕廣數千里民舍無遺堵天子側席而謀疇議將臣青即進言小醜猖獗請爲陛下平之天子歎其忠乃以大將軍鉄鉞出行天討既就道下令諸將無得亂發兵裨將陳曉案宋史狄青傳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卒八千犯賊潰於崑崙關此作陳曉當是避英宗諱故以曙為曉輒率所部出崑崙關與賊戰軍覆青以軍法誅之諸將皆震懾不敢後遂至邕敗賊於歸仁鋪賊窮犇海而遁進青以樞密使久之有飛語不復自辨遂請解機柚軸而去天子加賜丞相印出奠淮陽明年遂薨齎謗言歿於地下矣方夷狄之横暴公躬提桴鼓厲三軍於鋒鏑之間北面以報功世皆稱其忠勇及解甲而還邊境無所事或者起而攻之而世亦未能盡辨也及上親爲製文以祭之又以一言明其讒則青之功烈表表明白亘乎無窮而不可磨其生平鬱積之氣

齎之於九原者亦以爆然破壞矣於此之時仗鉞之臣冠鶡之夫伏讀而傳誦之莫不竦首頓足却立而四顧思爲國家横戈擐甲爭先以鞭撻四夷足雖未馳而憤勇之氣已衝薄乎瘴海之南與大漠之北矣諮且欲侈大君之賜明先臣之烈於是刻之金石表於墓次俾夫來者觀之不待鐘鼓玉帛之賜而有以勸之矣熙寧二年正月初六日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外郎知制誥鄭某謹序

文瑩師詩集序

文瑩師自荆州訪我於湏溪之上出其所為歌詩一巨軸方予之躬事先壟攬涕松下而未能盡閱也及兹北歸道出白雪關蒼山峭立左右如連壁溪流其下聲不絶耳行之凡三日累一百七十里乃盡因得焉上盡觀瑩師之詩得其佳句則必回復而長吟窈若幺絃瞥若孤翻遂與夫溪山之靈氣相扶揺乎雲霞縹緲之間而亦不知履危石而涉寒淵之為行役之勞也浮屠師之

善於詩自唐以來其遺篇傳於世者班班可見縛於其法不能閎肆而演漾故多幽獨哀病枯槁之辭予嘗評其詩如平山遠水而無豪放飛動之意若瑩師則不然語雄氣逸而致思深處往往似杜紫微絶不類浮屠師之所為者少之時蘇子美嘗稱之欲挽致於歐陽永叔以發其名而瑩辭不肯往遂南遊湖湘間今已老矣其詩比舊愈苦愈健窮之而不頼使子美而在則其歎服之又何如也瑩字道温錢塘人嘗居西湖之菩提寺今退老於荆州之金鑾荆州無佳山水又鮮有知之者安得攜之以歸吴俾日吟哦於湖山之間豈不遂其所樂哉

送方元中序

聖人之教明其性分而不強人以所不能孔子之門可謂多賢矣而皆不得為孔子顔迥有七十人者又有十人者十人之賢又别之以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則知聖人之道大且周而能并容成就之而不能遺也故顔淵之

性仁教之充其仁而足矣仲由之性義教之充其義而足矣子貢之性智教之充其智而足矣中庸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其此之謂乎然而顏淵雖性於仁不得孔子之道正之則將失而為柔懦而不治者矣仲由雖性於義不得孔子之道正之則將失而為暴悍而自用者矣子貢雖性於智不得孔子之道正之則將失而為奔譎而不制者矣故又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勇不好學其蔽也蕩譬之為器者丹則磨之角則斲之金則冶之埴則旋之物雖不相同各期於成器而已矣今元中頎然有壯氣喜遊於賢傑間既舉進士黜於有司乃曰吾聞東南有佳山水世之皦厲特跱汚世而不市者多遊焉疑其有賢先生伏其間其可以師友之剔去邪雜而充吾之不足者謂之如何予聞之而喜且觀其論甚高而行意其壯而以元中之資性近乎有義故舉是說以贈之如果能踐予說則異日元中將廓然偉然其為能義人也必矣

送連君錫分司歸安陸序

連公分司之歸安陸予有以謂之賢也蓋賢夫世之有歸者爲世之有艻且病目耗而耳塞至不能落筆署字者則有歸爲貪懦不治或誅落勢苟避以脫者則有歸爲家厚禄庫得不足以補失者則有歸爲猶靳靳不忍一決以至於艻且死因抵罪而後罷去者豈連公有是哉連公年六十齒髮利完非以老且病也處官廉與僚友上下如季孟無絲毫可怪者非以爲貪懦不治也家甚貧官爲外郎尊夫人春秋高無可歸之勢非以家厚而禄庫也而直以厭苦世俗不能較聲利於蹄轍之間欲遺其韁勒而馳出乎轍迹之外用是而歸得非爲賢乎哉應山之下有田一廛繞廬樹桑足以爲衣引泉種稌足以爲食霜乾而林可樵水落而魚可餌戚親故老歲時相還往野蔌山肴白酒相對放懷乎煙霞之表亦足以致樂乎連公之歸淮陽士大夫皆嗟美其去競爲之詩以糚其行況乎與連公爲鄉里之丈人且嘗同治官

於此固所以知公之為賢也而豈獨予與淮陽之士大夫以之為賢將四方之羣公聞之亦必曰荊楚之間有以賢而歸者安陸之連公也

朝賢送陳職方詩序

康定元年尚書外郎陳君以殿中丞出貳福州於時朝中羣公故人咸作詩以美之陳君家於興化而福為鄰州又親侍太夫人以行故其詩皆樂道荼養而張以為榮事陳君既之官且修羣公之有是言也列之石凡七十二篇令樞密直學士蔡公為之序後二年陳公移守潮州誤用詔書謫官海陵已又丁太夫人憂至和初起上書自訟始得以職方員外郎佐淮陽幕由康定距於今凡十七年而職未嘗一遷為因閱前之羣公詩則收翔虎躍盡為偉人坐廟堂佐天子以鉅鑪天下者十一二腰金魚列玉陛以文章議論者十三四功名姓字明耀光白若披星圖而數二十八宿何其盛哉陳君以謂已雖窮而羣公之奮厲如此是亦足以為已榮者矣則

又掇其著者二十篇再斵石刻之其官次悉用其舊而以新秩高下焉存其本而大其顯也然陳君以十七年間官始例進為郎昔為郡刺史今顧居諸侯幕下齒益高髮蒼然向白矣惟其心豈特分為殪蟄仆朽然不復有望於飛榮者哉當其東歸時羣公既能以詩稱美之今老且齟齬又得不有哀之者邪集賢齋之逸韻增黃堂之故事宿承貺授本辱命冠篇絕大雅穆如之章慚未學斐然之累寶光己卯季冬二十八日序

按序中陳職方以康定元年出貳福州後二年移守潮州所謂康定元年者仁宗朝之庚辰也後二年者仁宗之慶歷二年壬午也而序乃云寶光己卯季冬夫仁宗無寶光年號其為寶元之誤無疑但寶元元年為康定元年之前一年職也之赴官在後而作序反在前焉是必有誤云況有至和初云云序內明言由康定距於今凡十七年云其題寶元誤無疑矣